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二次撲空

且說紀小泉要幫著玉仙劫奪木籠囚車，他本為的是就中取事，玉仙聽他說出萬死不辭的言語，自己更覺著喜愛於他。遂問道：「我們在哪裡去等才好？」紀小泉說：「我們奔信陽州管轄的地方。那裡有個孤峰嶺，嶺下有個洞，叫煙雲洞。洞前有段溝，叫石龍溝。由南陽上京，總得打此經過。這個地方最幽僻，只要囚車一到，伸手可劫。」玉仙聞聽，□分歡喜，兩個人一同撲奔孤峰嶺而來。當日晚間找店住下。一男一女同行，若要是真正烈女，再遇著真正君子，也還可以，類乎玉仙與紀小泉這樣的男女，焉能保得住清白，二人就於當夜晚間，做出了苟且之事。這一來，紀小泉把死豁於肚皮之外。書不絮煩。這日到了石龍溝南面，有個小鎮，叫孤峰鎮。二人找店住下，就說是叔姪。玉仙也改了姓紀，有人問他就叫紀玉，小泉是他的親姪兒，小泉也扮了一個武生相公的形象。二人雖是一男一女，這一打扮，還是真像兩個官宦的少爺，行事又慷慨，終日小泉出去打聽囚車的信息。這日天交晌午的光景，小泉回來告訴玉仙說：「囚車明日不到，後日准到。」到了次日，吃完早飯，小泉又出去打聽囚車，離此只有數里之遙，給了飯錢出來，就在石龍溝偏北，有個小樹林內一等。天到日色平西，就見官兵在前，都是些老弱殘兵，扛著刀槍棒棍，三三五五亂走，誰也不留神這兩個是劫囚車的。見囚車後面有幾個騎馬的，一個是本地守備，姓陰叫陰兆武，他是行伍出身，外號人稱大刀陰兆武。醬巾摺袖，蠻帶紮腰，面如冬瓜，騎一匹豹花馬，馬上掛著一口青龍偃月刀，上首是邢如龍，下首是邢如虎，後面騎馬的是張龍、趙虎，緊後面有兩個步下的，是韓天錦、于奢，一個拿著一條鐵棍，一個拿著銅棍。韓天錦、于奢走的透乏，在石龍溝南面樹林內歇息去了。又皆因天氣暑熱，還有□幾匹馬拉在後頭，是開封府的班頭韓杰、杜順帶著□數個伙計。這些人將走到小樹林外，忽見樹林中躡出兩個人來，說：「作死呀！」把那些兵丁嚇了個膽裂魂飛，撒腿就跑。陰兆武聞聽喊聲，一抬腿，先把偃月刀摘將下來，就奔了玉仙來了。玉仙早把一對鎗子掣手中一提，陰兆武用的青刀，頭一手就是青龍出水，玉仙往旁一閃，讓過刀頭，一抖左手鎗子掣，正打在手腕之上，右手一抖鎗子掣，又打在肩頭之上，反斜斗鎗馬，仗著傷不重，爬起來就跑。邢家兄弟，一拉刀就上，這兩個人，不偏不倚每人右手手上受了一鎗子掣，撒手扔刀，掉頭就跑。張龍、趙虎、韓杰、杜順早被紀小泉殺得棄囚車而走，那些兵丁誰也不敢上前，轉眼間盡剩了囚車。玉仙一見，歡喜非常，先過去奔囚車，那趕囚車的早就逃命去了。玉仙、紀小泉來至囚車之前，玉仙叫了一聲：「哥哥，都是你不聽妹子之言，至有今日之禍。」那囚車裡面之人，蓬頭垢面，滿臉是血跡。玉仙把鎗子掣收起來，拉出刀，與紀小泉用刀劍把囚車一劈。紀小泉說：「你老人家慢動手罷，我大伯父不是花白的鬍子麼？這可是黑鬍子。」玉仙細細一看，說：「哎喲，不好了，中了他們的詭計啦！」紀小泉說：「你細看看。」玉仙說：「不對，是假充做我哥哥。」玉仙拿著刀就殺，那個囚犯人說：「爺爺且慢，我有幾句話容我說完。」紀小泉說：「別殺，讓他說。」那人說：「我本是南陽府問成死罪之人，那日牢頭進來淨找有鬍子的，誰願假充東方員外，半路之上遇救，也把前罪免了；半路之上不遇救，到京也把前罪免了。我們都不願意。有一位蔣四老爺，他便硬把我裝在囚車之內，爺爺要把我放了，我指你一條明路。」紀小泉說：「殺了你也是無用，你說什麼個明路？」那人說：「東方員外走的是小路，你們還可趕的上哪，如若追趕不上，到京都楓樞門外，那裡劫脫法場，伸手可得。」玉仙就依了他這個主意。紀小泉說：「便宜你這老頭子罷。」二人回頭就走。原來這都是蔣爺出的主意，聽見馮淵說他們要在商水縣劫囚車，故此設了一個假的。真的東方亮，髮髻裡頭給他按上迷魂藥餅，多少人護送，小四義，劉士杰，南俠，請著冠袍帶履，所有大眾，保護差使，用的是一輛太平車，走小路入都。那邊護送囚車的人，遵著吩咐，遇到有人劫車扔下就跑。張、趙、邢家兄弟連守備走後，韓天錦、于奢一見破囚車，問明情由，把囚車打碎，那犯人才出來，謝了二位站殿將軍，獨自去了。這二人也就投奔京師來了。

且說玉仙與紀小泉，依了犯人的主意，就奔京都小路而走。一路之上，並沒碰見，沿路打聽，並沒人知道。那日行至楓樞門外，在關廂路北，找了個店暫且住下。可巧那店有一個東跨院，上房三間，路西另有一個小門，南面的牆臨街，就住在這裡，打聽差使。吃完了早飯，紀小泉進城打聽，天色平西，方才回來，告訴玉仙說：「開封府真有能人，差使今日早晨進城，不是囚車，就是尋常的車。包丞相大概明日奏明，早晨就降旨意，在晚膳後標進去。」玉仙說：「咱們打聽明白，哪時出來哪時劫。」蓮花仙子點頭說：「咱們既來在這裡，絕不能誤事。」二人把主意定好，就在店中等信。

且說蔣爺押解著差使到了京都開封府，叫差役把東方亮搭下車來，班房內看押。展爺請冠袍帶履率領著眾人進去，就是劉士杰不能進去，也在班房等著聽信。眾人來到裡邊，見包公行禮，展爺把冠袍帶履往上一獻，公孫先生把包袱打開。包公正了正官服，參拜萬歲爺物件，大家全都跟著行禮，然後用香案供奉。包公復又坐下，問大眾怎麼把冠袍帶履取來，展南俠把始末根由，一五一□地回稟了一番。包公叫公孫先生打折本，以備明日五更奏明萬歲。隨吩咐升二堂，帶東方亮審問，一擺手大家出來，二堂等候。

蔣爺出來，先把東方亮迷魂藥餅起將下來，然後用鐵鎗子把他鎖上。忽聽內面吩咐下來：「帶東方亮！」蔣爺帶著他進了角門，來至二堂。東方亮雙膝跪倒，俯伏在地。包公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抬起頭來。」東方亮抬頭一看，這開封府如森羅殿一般，包公居中落座，類若冥府閻君，怎見得，有贊為證：堂威振，東方亮細把包公看，難免賊人心中有些動搖。分明是五殿閻君居中坐，令人一見怎不發毛。帶一頂，三山帽，明珠嵌，鑲異寶，細絲疊，金龍繞，如意翅，花兒巧，正面上，有絨桃，原來是顛顛微微一頂金鑲貂。穿一件，品級袍，錦簇簇，絨繞繞，蟒翻身，龍探爪，穿五雲，海水闊，八吉祥，水上飄，壽山福海一件紫羅袍。玉帶橫，玲瓏妙，白壁身，藍田照，刀口細，巧匠雕，恰正是一條銀龍串滿腰。皂緞靴，底不薄，包氈篆，灰土少，走金階，步御道。論骨格，神威奧，文根本，武將貌，兩額闊，立眉梢，目光正，三山妙，土形滿，福不小，方海口，大耳朝，滿部鬚鬚下飄。性最直，多剛暴。菩提心，憐忠孝，惡逆子，把權奸惱，一任你皇親國戚勢大如天，犯之時也不饒。

且說東方亮揭去迷魂餅，忽然心中明亮，見包公端端正坐，恰似森羅殿一般，就覺身不搖自顫，體不熱汗流。又見包公把驚堂木一拍，問道：「你就叫伏地君王麼？暗地勾串賊匪，盜去萬歲爺冠袍帶履，家中擺設藏珍樓，害死兩個校尉，暗地私通襄陽王，種種皆是不赦之罪，快些招將上來。」東方亮一想，不招不行，如若不招，也怕經不住三拷六問，倒不如一口招承免得受刑，或者有自己的朋友前來救我，也是有之。他就招了：藏珍樓是上輩所遺之樓，樓內雖放著冠袍帶履，是白菊花所盜。私通襄陽王，是朱英傳信，雖是種種不法，全不干他的事情。包公叫他畫招，他就畫了招供。把他釘時收監，叫先生打好折本，包公退堂，預備次日五鼓，奏聞萬歲，呈進冠袍帶履。

再說這日玉仙正要叫紀小泉出去打探，忽聽外面一陣大亂，店家過去說：「二位相公，不看熱鬧去嗎？」小泉問：「看什麼熱鬧？」店家說：「明天這西門外頭，殺反叛呢，今天瞧熱鬧人都去了。」小泉說：「明天剛人，為什麼今天全去看？」店家說：「你們不知，有膽子小的，是今天去看，膽大的是明天去看，明天一者人多，二則地面哄得大利害。」小泉問：「今天看什麼？」店家說：「看搭棚的，設立公案桌，栽上樁子，拉上繩網，明天馬步軍隊，都在那裡把守，全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外面人想進去，一個也不能。」小泉說：「我們不愛看那個熱鬧，今天倒可以得便，少刻我們瞧瞧去。」一擺手店家出去。玉仙與小泉商議，是今天從牢獄救出來哇，還是明天劫法場好哪？小泉說：「今天晚上不行，一則隔著一道城，二則牢裡人太多，咱們沒到過裡頭，裡面道路不熟，倘若哥哥與大眾收在一處，大家一嚷，倒壞了事啦，若要劫牢反獄，非得人多不行，倒不如我們還是劫法場。可別容他到法場，一到法場，不容易救了。」玉仙先要到法場看看，小泉不教她去，說：「開封府人有往圍城子去過的，倘若教人認出來，大事全壞。」玉仙被他一攔，也就下去了。小泉親身去了一趟，半天方才回來。玉仙問他法場的情形，小泉說：「你老人家也不用

打聽，也不容他到法場，一到法場，就不好救了。此時城裡關外，亂跑官人，全為明天護法場的差使。」玉仙又問：「你看那些官人，像有本事沒有？」小泉說：「難道你沒瞧見那些官人嗎？殺一個全跑了。」玉仙說：「可惜那些錢糧給他們吃。」當夜早早安歇。次日五鼓之時，外面吵吵嚷嚷，玉仙起來拾掇利刀，帶上鏈子繫，紀小泉掛上寶劍，先出來把西邊小門關上，怕店家過來，復又進來，在屋中聽信。聽有馬匹來回的亂跑，又聽見說總沒見差使到，紀小泉和玉仙在房中急得亂轉。又等了半天，只得出去打聽打聽，開了西邊小門，到了前面，店面已是大開，此時天已紅日上升，往外一看，街上之人全站滿了。外面營兵全是卒巾號坎，扛的是長短傢伙，紀小泉打聽說：「差使還沒到麼？」那人說：「不但差使沒到，連城還沒開哪，我們傳的是五更天的差使，這個時候城還下開，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往常城門早就開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從正東飛跑下來了一個騎馬官人說：「閒人閃開，差使到了。」紀小泉往回裡就跑，進了東院，關上小門，叫玉仙，二人奔到那牆下，聽見牆外破鑼破鼓的聲音，二人往牆上一縱，玉仙往外面一瞧差使，「哎喲」一聲撲咚摔下牆來，紀小泉一看嚇了個膽裂魂飛，要問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